

第一百一十一章 牽一發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對於範閑來說，可惜的，自然是明青達沒有在自己隱藏許久的突然一擊麵前亂了方寸，佩服，自然也是因為同樣的緣由，

夏棲飛的真實身世，絕對是世界上最隱秘的事件之一，明家根本不知道這位明七公子還活在世界上，被當年江南水寨的老寨主救活後，竟成為了江南水寨的統領，明家甚至和江南水寨還有些生意上的往來，如果明青達早知道夏棲飛的身份，隻怕早就已經想辦法去對付他了。

今日麵對著像鬼魂一樣出現的明七少爺，明家當代主人隻是稍一錯愕，便至少回複了表麵的平靜，這種養氣功夫，果然不愧是慶國首富，江南大族的當家人。

明家雖然在京都裏關係頗深，但也沒有可能知道這一點。因為就連範閑，也是在去年秋天擬定了今年計劃之後，才開始有針對性地對明家進行研究，才在江南這塊鐵板之中，找到這絲可以利用的縫隙。

當然，這要歸功於如今監察院四處頭目言冰雲、小言公子的資料歸納情報分析與縝密追索能力，正是這位一向不怎麼顯山露水的監察院高級官員，成功地挖出了夏棲飛最隱秘的身世。

如果沒有言冰雲幫助範閑事先就打理好了基礎，範閑此次下江南，絕對不會如此輕鬆與成竹在胸。

明家一行人強抑著內心的震撼。沉默著離開了內庫大宅院地門口，行出有兵士封鎖的街口，早有馬車上來接著他們，往城外的明園駛去，不知道今天夜裏，明園會因為明七少爺突然複活於世這個消息亂成什麼樣子，明家又會做些什麼樣的應對。

範閑站在大宅院門口。微笑看著明家的馬車消失在暮色之中。

他身後的官員與江南眾商紳們，看著這一幕，心裏都不由寒冷了起來，覺得欽差大人唇角掛著的那抹微笑顯得無比地寒漠冷血。

眾人又忍不住看了夏棲飛幾眼，似乎心裏依然無法將江南水寨的大盜頭子，與明家許多年前就認定死亡的明七少爺聯係起來，他們知道，有欽差大人做靠山，有當年那封傳說中的遺囑，關於明家那筆龐大到了極點的家產。日後好有的一爭，雖然明家完全可以矢口不認，可是事情，總會變得激烈起來。

而自己這些江南商人們，可以從中獲取什麼樣的好處呢？

嶺南熊百齡與泉州孫吉祥老爺子互視一眼，都在心裏想著，晚上在江南居的聚會...是不是應該多請一個人？

隻是今天的牌麵掀的過於突然，江南商人們一時也拿不準主意，而且此時就向夏棲飛伸出手去，也有些過於貿失。再說也不知道這位姓夏地明七爺，到底是怎麼想的。

夏棲飛怎麼想的，範閑並不清楚，他隻知道在言冰雲給自己擬定的行動手冊裏。江南一行，應該是左右分化而行之，打明家，那對其餘的商人們則要懷柔。今天夏棲飛搶了這麼多標，已經隱隱要逼著江南商人們聯合起來，明天與明家開始爭食，而夏棲飛這個真假莫辯的身份一出，那些江南商人們也應該能嗅到其中的陰謀味道與機遇。

風險與機遇向來是一對雙生子。商人們具有先天性地冒險精神。

所以範閑給夏棲飛打了個手勢。

便隻見夏棲飛滿臉微笑地走到了熊百齡與孫吉祥二人麵前，在對方略感錯愕的目光注視中，輕聲說了幾句什麼。商人們都輕聲笑了起來，似乎在說一個非常有趣的話題，然後眾人分散離開這條大街。

範閑回身與薛清、黃公公說了兩句。又看了郭錚一眼，便在虎衛們的保護下先行離開。離開之時，他回頭用餘光掃了一眼，看見夏棲飛雖然與那些商人們離開地方向並不相同，但心裏清楚，呆會兒江南居上的聚會，應該有夏棲飛一把椅子。

明家吃虧，明家正在被範閑瘋狂地進攻，但身為明家靠山代表的黃公公與郭錚卻似乎並不怎麼激動與在意，這二人微笑著向薛清總督行過禮，又輕聲說了幾句什麼。

薛清微皺著眉，搖了搖頭，將雙手負在身後，上了自己的官轎離開。

此時大宅院門前，就只剩下黃公公與郭錚禦史二人，他們眯眼看著江南總督地轎子漸漸拐過那個彎，臉色頓時變得難看了起來。

郭錚冷冷說道：“這位總督大人做事也太過小心了，聯名上書有什麼好怕的。”

黃公公喃喃笑道：“郭大人，這世上又有幾位大人能像您一樣做到鐵肩擔道義？想去年在刑部大堂之上，您不懼權貴，嚴審範閑，這事兒宮裏可是相當欣賞。”

郭錚自嘲笑道：“莫提那事了。”

黃公公靜下來輕聲說道：“薛清此人，一向深得陛下信任，而在官場之上，這人最是圓滑難以捉摸...今次範閑暗使夏棲飛出來奪標，您是禦史大夫，可以風言上書，可是畢竟沒辦法拿著實據，薛清是斷然不會參合到其中的，咱家先前一問，也隻是試探一下他的態度，您也知道，咱們看的地方本來就不在江南。”

郭錚微微一笑，應道：“這是自然，官員不許經商，朝廷這條規矩定了這麼多年，又有哪位大人真的遵守過？就算夏棲飛是範閑的卒子，咱們抓實了證據。捅到朝會之上...隻怕陛下也會一笑了之，前些年就沒有管過，如今範閑聖眷正濃，更不會有什麼問題。”

二人又對視了一眼，郭錚繼續笑著說道：“江南地事情，總是要在京都裏結束，公公。您說範閑是從哪裏來地這麼多銀子呢？咱們雖然查不到銀子是怎麼來的江南，但總可以查查本來應該放滿了銀子的房間...這時候是不是被範家給搬空了。”

黃公公嘿嘿陰笑道：“宮裏那幾位主子，本來就是這般想的。江南一地，就由著欽差大人折騰吧...過兩天，京裏恐怕就要開始查戶部了。”

...

範閑站在華園的書房之中，身子向前麵傾著，看著書案上那隻小手捏著毛筆，認真地寫著字。

在這麼大地孩子當中，三皇子地字算是寫的相當不錯的，娟秀而不柔媚。骨架有力而外攜圓潤，含而不露，勁而不發，以字觀人，範閑心裏清楚，這個像自己往時一般，麵上總喜歡掛著羞澀微笑的殿下，實在不是一個簡單角色，隻是年紀畢竟尚小，有很多事情看的不是很分明。

在處理江南事宜之餘。範閑最重要的工作，便是要履行太學司業的職責，負責三皇子的學業與修身。關於三皇子的學習，前些天薛清好心好意地請了江南著名地夫子來給三皇子上課。結果被三皇子踹出了門。

範閑回到蘇州之後，聽聞了此事，勃然大怒，領著三皇子親自去江南書院向那幾位先生賠禮道歉，好言好語請那幾位先生重新進華園任西席，而自己更是將三皇子鎖在書房之內，狠狠地打了幾記手掌心。

戒尺落在手掌之上，聲音很清脆。尤其是落在了三皇子的手掌上，戒尺更覺囂張得意。

等薛清聽聞此事，趕過來時，掌心已經打完了。總督大人看著雙眼泛紅，但依然服服帖帖的三殿下。不由心頭大震，雖說範閑是陛下欽點的皇子老師。可是真下得手去打...這小範大人果然膽子不是一般的大！

這件事情宣揚出去後，江南士子們都齊讚欽差大人果然不愧是文人之光，如此尊師重道，本來範閑極好的名聲，就更漂亮了。

其實眾人不清楚的是，範閑教三皇子，與皇帝無關，卻純粹是不想誤了宜貴嬪鄭重所托。

“殿下，差不多了。”範閑望著伏案認真書寫的三皇子柔聲說道。

“老師，還差兩頁。”三皇子愕然回首，似乎沒有想到範閑今天會這麼溫柔。

範閑笑著說道：“手掌還在痛吧？明天再補就好，今天先休息一下，出去玩吧。”

他揉了揉三皇子的腦袋，這個動作顯得有些過於親切了些，就算他是老師，按理講，也應該是端然高坐，不苟言笑才是。

偏生三皇子就吃這一套，或許在宮中長大的孩子們，都有些接觸缺乏症，不論是身體上，還是心理上，小家夥笑眯眯地行了禮，便往房門外跑去，跑地如此之快，不知道明園之中有什麼好玩的在等著他。

看著三兒離開的背影，不知怎的，範閑心裏有些空空地，開始想念遠在北齊上京的弟弟，王啟年來信說，思轍最近正忙著在監察院的幫助下，收攏崔家在北方的線路，隻是七葉沒有辦法出國，他一個少年郎要主理這麼大的事情，確實有些辛苦。

至於三皇子如此雀躍地離開，範閑也明白是什麼原因，因為他這些天讓三皇子去纏海棠上，以皇子之尊，要拜在天一道門上，想必苦荷也不會太過反對才是，就算這事兒將來弄不妥，可是讓老三從海棠上身上學些功夫護身，硬湊個師徒之實，對大家其實都有好處。

書房外傳來敲門聲，範閑從沉思中醒來，抬頭望去，隻見史闡立正扭頭望著園內，手指卻下意識地在敲門。

他忍不住笑了起來，說道：“進來吧，有什麼好看的？”

史闡立苦笑著邁進門來，說道：“老師，讓三皇子跟著海棠姑娘學藝。也真隻有您才敢做...對方可畢竟是北齊聖女...這事兒如果傳到了京裏，隻怕又要惹來不少麻煩。”

“有什麼麻煩？”範閑笑著說道：“陛下讓我帶著三皇子下江南，我當然要用心教，至於說到武道這種事情，海棠總比我更合適些。”

二人不再談論這個話題，史闡立苦著臉說道：“今天楊繼美又來了，非要請我吃飯。”

楊繼美就是兩淮一帶最大的鹽商。範閑如今居住的華園就是這個鹽商讓出來地，範閑也清楚，這個鹽商乃是薛清的近人，所以總給對方幾分情麵，一聽史闡立這般說，就知道楊繼美雖然今年沒掙到什麼好處，但對於明年的內庫大有期望。

他笑著說道：“這園子本就是他家的，他要來看看，我們當然不好不幹...他這是知道巴結不上我，隻好來巴結你。吃就吃吧，你日後也要在江南做生意，像這種地頭蛇多認識幾個總是有好處的。”

“他準備在哪裏請你？”範閑問道。

“江南居。”

蘇州城裏最高級地酒樓，就是江南居與竹園館，範閑初到蘇州時，薛清為首的江南官員接風就是選在江南居，如今明家地竹園館被三皇子半買半嚇的撈到手裏，準備改造成抱月樓的分號，楊繼美要請客，當然隻好在江南居。範閑心想自己這話問的確實有些多餘。

他沉吟片刻後說道：“今天江南商人們定的也是在江南居聚會...明家今天要應付夏棲飛的事情，估計不會派人予會，楊繼美非要今天請你吃飯，肯定也是想借此與那些皇商們攀上。這個機會...你給楊繼美，到時候帶他入席。”

如今蘇州城裏的人們都知道，抱月樓分號掌櫃史闡立，其實就是範閑的心腹，有史闡立做為中引，那些皇商們一定很樂意接受楊繼美的到來，當然，範閑的想法並不僅僅是還楊繼美和薛清一個人情。還有別地安排。

“在席上你把耳朵張大點。”範閑說道：“明家不在場，那些皇商們也不會避你，說不定會刻意通過你的耳朵，把他們明天的安排傳給我。”

史闡立點了點頭，其實心裏還是有些緊張：“要不要注意看看夏棲飛？”

與範閑在一處呆的久了。往日裏隻知苦讀聖賢書的史夫子，也開始習慣用陰謀論的眼光看待世上一切。

這句話明顯就是不怎麼信任夏棲飛。

範閑笑了起來，說道：“放心吧，夏棲飛是個聰明人，不會傻到這時候背叛我，這對他一絲好處都沒有。”

史闡立微窘一笑，又問道：“大人有沒有什麼話，要我帶給那些江南皇商們？”

“嗯...”範閑低下頭想了會兒，說道：“就說本官支持他們放手去做，就算今年全盤放空，明年本官自會補償。”

他抬起頭叮囑道：“當然，這話你要修飾一下，別說的太**裸。”

史闡立領命正準備離開，忽然想到楊繼美先前神秘提到的一件事情，想了想還是開口說道：“楊繼美先前說，江南有個叫君山會的組織，實力有些神秘莫測，請大人留些心。”

範閑想了想，覺得君山會這個名字很陌生，似乎監察院的案卷裏麵都沒有什麼記載，皺眉說道：“神秘...並不見得強大，我知道了。”

...

等史闡立離開之後，範閑地眉頭卻皺的越發緊了起來，一個連自己也不知道的組織，究竟代表著什麼呢？他喊了一聲。

一直守在門外的高達闊步走了進來，如今範閑做事越來越少避著他，一方麵是刻意通過虎衛，向京中龍椅上那位展示坦誠，另一方麵也是想嚐試一下“以情動人”四字，看有沒有可能，真地將這幾名實力強橫的虎衛，變成真正的“自己人。”

讓高達喊來六處的劍手頭目，範閑對著那名下屬皺眉說道：“蘇州城裏還有多少人？”

這問是的六處刺客劍手的人數，陛下拔調過來的虎衛一共隻有那麼幾個人，要不離範閑身邊，又要有幾人留在三皇子身後。這是斷然不能調動的。而監察院六處地刺客，如今大部分在影子的帶領下，滿江南地與東夷城派過來的那批高手在打遊擊，所以範閑可以調動的人手竟然一時間有些不趁手起來。

“六處還有七個人...四處駐蘇州巡察司的人倒是不少。”那名下屬沉聲應道。

如今啟年小組地正牌頭目王啟年在北齊，鄧子越在京都，蘇文茂又被範閑留在了閩北內庫三大坊，所以此人就算是目前範閑最直接的下屬。恰巧此人當年也是出身六處，所以是啟年小組中對於防衛工作最擅長地一人。

“四處人的不要調了。”範閑歎息著說道：“他們打架殺人可是不擅長的，如果有個什麼折損，言冰雲知道我亂用他的人，以他那等性子，還真不知道會怎麼反應，回京後我可是要挨批的。”

在一旁聽著的高達與那名啟年小組成員都笑了起來。

那名下屬疑惑問道：“大人，今日有什麼行動？”

“去保護一個人。”範閑沉聲說道：“你帶著六處的那七名劍手，這時候趕到江南居，找到夏棲飛。直接告訴他，這是我給他的護衛，同時讓他不要疑心，等內庫招標之事一結束，我馬上就會收回來。”

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範閑在夏棲飛身邊到底放了釘子沒有，誰也不知道，但至少表麵上，除了幾名戶部的老官之外。監察院並沒有監視著夏棲飛的一舉一動，這才是雙方相處之道，所以範閑今天決定調人去夏棲飛身邊，總要解釋一兩句。

那名下屬皺眉說道：“大人。全調過去了，您和三殿下身邊怎麼辦？”

範閑看了高達一眼，自信笑道：“我地安全，自然有高大操心，你們的任務，就是保證在內庫開標之前，夏棲飛本人，不能有半點折損。”

高達聽著這話。一握刀柄行了一禮。

那名下屬不再繼續發問，很平靜地接受了命令，準備開門去安排。

範閑皺了皺眉頭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注意安全。”

今天明家老太君心情似乎非常不好，連每日一例的溫補鴿子湯都沒有動一口。原封不動地送回了小廚房，而明老爺與少爺今天從蘇州城裏回來後。便直接進了後園，一直沒有出來過。

而各房的叔伯侄爺，也得了命令，滿臉憂心忡忡地穿過明園清美的行廊湖亭，往老太君的院落趕去。滿腦門子不解的丫環下人們，看著隻愛遛鳥的四爺，隻愛娶小妾的三爺，隻喜歡和武師們練摔中獎的六爺，急匆匆而麵色不豫地行走著，明家平時極難聚集到一齊地男丁，此時都已經到了，不由好生不解，到底發生了什麼大事？

一時間，整座明園都被籠罩在一股緊張不安的氣氛之中。

而流言這種東西的傳播速度，總是比慶國引以為傲的郵路系統更要迅捷，沒過多久，明園裏所有地下人都知道了一個驚天消息，原來今日蘇州城內庫開標，突然出現了一個敢和明家對著幹的敵人，而那個敵人...竟然就是傳說中早

已經死了很多年的明七少爺！

當年明家上代主人最疼愛明七少爺的母親，而遺囑中，似乎也是將大部分的產業留給那位命運淒慘的明七少爺。

隻是這麼多年過去了，明家早已經成為了長房的囊中之物，這時候突然冒出那樣一個人來，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？

“都鎮靜些。”

滿臉皺紋地明老太君冷漠地看著堂間一地的明家男丁們，心裏湧起老大一股憤怒，這些男人們遇到這麼點小事，便如此慌張，自己百年以後，怎麼安心將這麼大地家業交給他們！

“姐姐，突然出了這麼個流言，也難怪孩子們驚慌。”

坐在明老太君身邊的，是當年那位明老爺的小妾，因為對正妻巴結的好，所以一直活到了今日，她看著明老太君的臉，顫抖著聲音說道：“如果那個...姓夏地，真是小七，這可怎麼辦啊？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